

律六部書統

卷上

上

鄭振鐸

偉大的藝術
術傳統
圖錄

偉大的藝術傳統圖錄序

首先要聲明：這部『圖錄』乃是『偉大的藝術傳統』一書所附插圖的一部分。

一九五一年二三月間，『文藝報』的編者想闢一個名為『偉大的藝術傳統』的專欄，介紹中國歷代重要的雕刻、建築、繪畫及其他藝術品，以圖片為主，而輔以文字的說明，每期連續登載；要我組織若干專家來寫。我仔細的考慮了一下，並和幾位專家商談過，覺得由許多人執筆，必會流於散漫而無系統；且文體也不一律，不如由我一個人來執筆，而材料則由專家們共同供給。『文藝報』的編者同意了這個辦法。從第四卷第一期的『文藝報』開始，每期便都刊有由我署名的『偉大的藝術傳統』一篇。一共寫了十一篇。直到同年十月間，我參加中國文化代表團到印、緬去訪問，才中斷了。我為什麼會有那末大的勇氣來擔任這個艰巨的工作呢？一則，大家都以為我掌握的資料比較多——那些資料都是我編輯『域外所藏中國古畫集』和『中國歷史參考圖譜』時所搜集起來的——對於藝術傳統的認識，比較的全面些；再則，有了許多專家的通力合作，對於各個專門的題目或問題，總不難下筆；三則，『偉大的藝術傳統』是以『圖』為主，以『文』為輔的，只是一種實事求是的介紹，並不是一部中國藝術史，自審力量還可以夠得上寫這種簡要的說明文字。所以，便毅然的動筆寫起來。但寫了幾篇，連續的刊載了出來之後，困難發生了。原來是要讀者們執『圖』以證『文』；是要以『圖』為主，以『文』為輔的，結果却成了以『文』為主，以『圖』為輔了。我交給『文藝報』的稿子，每次都有很多的『圖片』，文字雖是一篇篇的敘述，但對『圖』讀『文』，『文』實在只是『圖』的說明。『文藝報』因為印刷技術上的困難和篇幅的限制，每期刊載出來的『圖片』，只不過佔我交去的總數中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比較精細些的，複雜些的，或佔篇幅較多的『圖片』，便都無法印出來。這樣一來，『偉大的藝術傳統』便有些像『中國藝術史略』一類的東西了。我想：應該另編一套『偉大的藝術傳統圖錄』與之相輔而行，才能解決這個困難，去年四月間，我到了上海，和劉哲民先生談起這個計劃，他極力贊成，並願意負責出版這部『圖錄』。我受到這個有力的鼓勵，很是興奮，便下了決心要編成這部『圖錄』。六月間，我回到北京，和『文藝報』編者談到這個計劃，他們也表示同意。於是這部『圖錄』便由上海出版公司陸續的印出。我很高興見到這部『圖錄』的出版工作能夠完成！但『偉大的藝術傳統』一書，未能與這部『圖錄』同時出版，却是我的負擔。這部書將陸續的分冊單行出版。也許在幾年之內可能完成這個艱巨的工作。

劉哲民先生在出版這部『圖錄』上，盡了他最大的努力。從選紙、照相、製版，直到印刷、校對等等工作，都是他親自負責處理的。攝影者錢鶴齡先生，珂羅版的製版及印刷者戴聖保先生，彩色版製版者鹿文波先生，都傾其全部心力以從事於這個工作。如果這部『圖錄』有什麼成就的話，首先應該歸功於他們幾位。較之我從前印出來的『域外所藏中國古畫集』和『中國歷史參考圖譜』，在印刷方面是有了很大的進步的。這表示：新中國的出版工作者和印刷者是如何的忠誠而絲毫不苟的花心力於他們的工作和事業上。

這部『圖錄』的編輯由我負責，但並不是我獨力所能負擔得起的。從圖片的選擇到目錄的寫定，我不時的徵求許多專家們的意見。他們供給我以許多資料，也提供了很多重要而寶貴的意見。特別在『繪畫』部分，許多專家和收藏家給我的幫助尤多。王世襄先生供給我以他在美國所搜集到的近四十年來流落在美國公私收藏中的許多重要古畫的照片；徐邦達先生供給我以他十多年來所不斷編寫增訂的現存歷代名畫目錄；張伯駒先生毫無吝色的把他所寶藏的展子虔作的『遊春圖卷』借給我拍照；惠孝同先生借給我以他所藏的王訛作的『漁村小雪圖卷』，李嵩作的『貨郎圖卷』；文物局

供給我以新近收購的唐人作的『執扇仕女圖卷』；故宮博物院供給我以最近發現的盧楞伽作的『羅漢圖卷』和宋徽宗作的『聽琴圖軸』、『錦雞芙蓉圖軸』等；東北博物館供給我以遼陽漢墓壁畫摹本；敦煌文物研究所供給我以千佛洞魏代壁畫摹本；我還借到某氏所藏的孫位作的『高逸圖卷』。像這些漢、六朝、隋、唐和宋代的名繪巨製，都是第一次公開於世的。還有，關於雕刻、陶瓷、刺繡等等部分，北京歷史博物館，南京博物院，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北文化部文物處，長沙文物管理委員會，上海文物管理委員會等機構，也供給我許多寶貴的材料。這部『圖錄』因此平添了許多新鮮的第一手的材料。我應該向上面的幾位先生和幾個機構表示最懇摯的謝意！

這部『圖錄』在實際上是許多專家和許多機構的集體合作的業績，我只是負編排之責而已。像這樣的集體合作的業績，是新中國學術界的新現象。我所以敢於有勇氣擔負這個艱鉅的工作，就因為相信會有這種來自各方面的有力的合作。假如這部『圖錄』能夠表現出偉大的藝術傳統裏的最光輝的成就的話，那光榮是應該屬於許多通力合作以成這部書的許多專家們和許多機構的。

這不是一部完備的包羅萬象的『偉大的藝術傳統』圖錄，而只是『偉大的藝術傳統』一書所附插圖的一部分。許多比較習見，容易從別的書裏得到的圖片，許多應該收入的重要藝術家的作品，像顧愷之的『女史箴圖』，傳為吳道子的『送子天王圖』，王維的『伏生授經圖』等，都將作為將來單行出版的『偉大的藝術傳統』本書中的插圖。

較之預定的篇幅，已經增加了不少。但仍舊有許多重要的新的材料，陸續不斷的出現，像考古研究所所有的門鷄台、羅布淖爾、輝縣、長沙出土的許多古器物、塑像、陶器，東北博物館所藏的唐、宋、元、明各代的重要的繪畫，上海文物管理委員會所藏的宋、元、明、清各代的重要的繪畫和藝術品，中南、西南、西北各大行政區所搜集到的許多重要的古器物，還有許多私人所藏的名畫和重器，編輯和收錄，都有待於將來。好在『偉大的藝術傳統』單行本，即將開始陸續付印；其中一大部分將有機會以『插圖』和『圖錄續集』的形式和讀者們相見。

在中國的偉大的藝術傳統裏，重要的作品，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新中國的藝術家們在從事於『推陳出新』的工作時，必須取精用宏。把偉大的藝術作品，儘多儘快的供給他們，並且大量的流通出來，是有其必要，有其意義的。在創作民族形式的藝術上，更有其重要的作用。這將不是一種『願望』而是完全有實現的可能的。我願在這方面做些編排的工作。我相信，許多專家，許多機構，出版家和印刷者，都一定會通力合作，樂於共同完成這個重要的工作。這部『圖錄』的出版，只是一個『開始』。一九五二年七月十日鄭振鐸序。

偉大的藝術傳統序

我們祖國的藝術，是有偉大、悠久、健全、光榮的傳統的。從很早的時候，就由我們的藝術家們產生了很好的陶器、玉器、銅器、石刻、雕牙等的藝術作品。殷代的銅器，其鑄造的精工，花紋的複雜多樣，顯然是有專業的鑄造師與設計師的，而且分工很細，藝術的成就很高。這可證明：不會是氏族社會的產物。會見安陽殷代大墓出土的兩個銅盤，盤中有一轉軸，軸的四方，各蟠屈着一條姿態生動的龍，拿手一撥，即能轉動自如，這樣的精巧的東西，即以現代的銅工也不一定能夠鑄得出來。——可惜這兩個銅器和無數的殷代出土文物都一古腦兒被蔣匪幫盜運到台灣去了。那時代的雕玉、雕牙、雕骨的技術也是很工細活潑的。梁思永先生告訴我：殷墟出土的玉器，數以千計，許多都是向來不曾見到的，且也未會見之著錄的。其中有一支十公分長的玉管，最叫他不能忘記。管中空，不知作何用。能夠把那支細長的管子中間挖空，可想而知那技術是很高明的。還有一隻碧玉雕的象，也是極為生動的。雕牙、雕骨的東西，像骨笄之類，也都是極精緻的作品。用什麼工具來雕刻，現在還不知道。但那手法是很高明的，宛曲勻稱的圖案却具有生動活潑的氣象。西周的出土物，較之殷代，似失之渾樸。但到了春秋、戰國時代，却有了極大的躍進。地方性非常的顯著。齊與魯，楚與秦，吳、越與鄭、衛，趙與韓，燕與虢，其作風均有一望即知的差別。青銅器還在用，但多半已成為禮器、祭器。鐵器已經出現。隨着生產工具的改進，生產力也大為發展了。隨着經濟情況的普遍發展，藝術、文化也達到了空前的燦爛光輝之境。百家競起，諸子各立一說。在藝術上，則雕鏤鑲嵌之術，已達到極精至美的境界。洛陽金村出土的嵌金銀絲的銅製物，嵌金銀與螺鈿的鏡子，整套的玉佩，朱與黑色的漆器；琉璃閣出土的青銅嵌紅銅的水陸交戰圖鑑，以及最近在輝縣固圍村大墓出土的鑲金嵌玉的帶釣，雕鏤極細緻的玉璜等，都是極為輝煌的藝術成就。秦的藝術品傳世不多，像嵌金字的虎符，和一部分的銅器、陶瓦等也還有其特色。但其主要的事業，是統一了中國，統一了古代各地方藝術的不同的作風，奠定了漢以後的偉大的藝術傳統的規模。兩漢的藝術是向多方面發展的。陶器上塗了黑漆，有的則加上了各色的釉，特別是綠色的，經過了二千年的氧化作用，泛出一片燦爛的銀光，極為美觀。陶工的技術是很高的。在繪畫與雕刻，尤有了很大的發展。封建地主們的墓室、祠堂與石闕，都飾以彩色的壁畫或大幅的浮雕。像遼陽漢墓的壁畫與武氏祠、孝堂山、兩城山的浮雕，雖略嫌渾重，而也有很生動的地方。陶製、木製的俑，最為特出。大與馬的俑，種類與姿態尤多。四川彭山縣與陝西長安附近出土的男女俑，足以表現漢代的勞動人民的真面目。漆器大為流行，朝鮮古樂浪郡遺址出土的漆案、漆盤等是出於四川漆工之手的。圖案極為流動活潑。所繪的人物像和武氏祠的畫像是血脈相通的。三國、兩晉的出土物不多，但帶釉的陶器與磚瓦還流傳得不少。北朝的佛教藝術，帶着新的面貌與我們相見。初期是深受印度犍陀羅藝術的影響的，但立刻便與我們的藝術相結合，更豐富了我們的藝術內容與技術。從敦煌的塑像、壁畫，到雲崗、龍門、天龍山、南北響堂山的石刻，都是煌煌巨製，不僅規模弘大，而且工力很深。南朝的遺物不多，棲霞山的石刻比之雲崗和龍門是顯得很渺小的。但蕭梁的石獸却有其成就，那氣勢是雄猛的。最早的有作品流傳於世的偉大畫家顧愷之的『女史箴圖卷』和『洛神圖卷』，雖是唐摹，而典型猶在，南朝的畫風是足徵的。隋統一了南北朝，為時雖短，在藝術史上却佔了很重要的地位；敦煌的隋壁畫，和隋的鍍金佛像與雕刻都是很傑出的。相傳為展子虔作的『遊春圖卷』，也可彷彿想像到這時代的偉大的繪畫成就。唐代的藝術，達到了極高的境界。偉大、壯麗、健康、富於人間味，吸收了多方面的多種的外來影響而融合於本土的作風裏。就在宗教壁畫和雕刻裏，人間的成份也是很濃厚的。被斯坦因劫去的敦煌絹畫中，有一幅接引菩薩圖，接引菩薩以旛引着一位盛裝的婦女升天，那位婦女，頭部微俯着，彷彿還在依戀着人世。敦煌壁畫上的許多供養人像都是與被供養的佛、菩薩像同樣的被慎重的處理着或表現着的。長安昭陵的六駿，四川樂山縣凌雲寺摩崖佛像是以弘偉和生動著稱於世的。唐三彩的陶俑和陶器是陶磁史和雕塑史裏的珍異。閻立本的『歷代帝王圖』、『蕭翼賺蘭亭圖』，吳道子的『送子天王圖』，王維的『伏生授經圖』，梁令瓌的『五星二十八宿真形圖』也都是唐代繪畫的代表作，正和中國封建王朝的達到最高的統治階段相配合的。五代軍閥專橫，政治混亂，而藝術却承繼着唐的傳統，不曾墮落下去，但大氣魄的製作，却少見了。成都王建墓的雕刻，還保存着唐代的典型。繪畫却在山水畫和花鳥畫上着力。關同、滕昌祐、黃筌、徐熙都是以其精巧的技術自喜的。被封建主所賞識的是業餘的畫家的作品。而職業畫家的製作，却成為人民大眾的喜見的對象，被壓抑到下層去了。宋代的繪畫，受五代的影響最深，同時還有些文人，在『寫』着即興的竹、石一類的東西。但大的製作，並不是沒有。好些職業的畫家們仍在繼續着偉大的藝術傳統，像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我們無不為其所描寫的人民生活的逼真所吸引。大畫家李成的作品，已不易見。但范寬、董源、巨然、郭忠恕、燕文貴、許道寧、易元吉、郭熙、崔白、李公麟、王詵、趙令穰、趙佶（徽宗）、米友仁、趙伯駒、馬和之、李唐、李迪、蘇漢臣、劉松年、李嵩、馬遠、夏珪、陳居中、梁楷、陳容、鄭思肖、龔開諸畫家的畫還有在人間流傳着。其中，也有很偉大的人物畫，但主要的是以山水畫、花鳥畫為主。磁器在這時代成為主要的藝術品。鉅鹿出土的大量民間窯的作品和易縣山中發現的磁製羅漢像，是有很高的成就的。刺繡綿絲的技術也達到很高點。但在雕刻方面却顯著的墮落了，衰頹了。開封的鐵人，是不大高明的。大規模的摩崖造像也不見了。只有木雕

的或漆塑的佛像還足以誇耀。這也正和那個國境日蹙的衰落下去的宋帝國的全般形勢相合的。他們再也不會有唐代那末偉大的氣魄的製作了。蒙古人的佔領中國全土，又掀起了佛教藝術的高潮。但那是屬於西藏的密宗系統的。而所謂『正統』的繪畫，仍在中國本土繼續五代、宋的作風而發展着。趙孟頫、管道昇、趙雍、錢選、高克恭、王振鵬、郭畀、柯九思、王淵、任仁發、顏輝、盛懋、陸廣、方從義、陳汝言、王冕和四大家的黃公望、吳鎮、倪瓈、王蒙，代表著各方面的成就。人物畫在這時代開始顯得退步。明代的藝術，在雕塑方面成就不大，而沈澗於小型藝術，像雕竹，雕黃楊木、雕牙等的技巧。磁器有了更大的進步，景德鎮的作品是光芒萬丈的。漆器、刺繡、緞絲、景泰藍都有其傑出的製作，雕漆與填漆的藝術更是空前的。在繪畫方面，也還承繼著五代、宋、元的傳統，以山水畫為正宗。馬琬、王紱、戴進、夏昶、劉珏、姚綬、吳偉、張路、沈周、呂紀、周臣、唐寅、仇英、文徵明、陳道復、居節、王穀祥、陸治、謝時臣、文嘉、文伯仁、錢穀、徐渭、項元汴、周天球、宋旭、周之冕、丁雲鵬、文從簡、董其昌、吳彬、趙左、陳元素、程嘉燧、魏之璜、李流芳、卞文瑜、楊友驥、藍瑛、陳洪綬諸家，也各有成就，唐寅、仇英、陳洪綬在人物畫方面是傑出的。民間的藝人，則仍在為廟宇作壁畫及塑像，並作為人民所喜愛的流行的畫幅。在明代中葉以後，書籍的插圖和單幅的木刻畫，大為發展。新安黃氏、劉氏等，父子相承，成為專業的木刻家。環翠堂汪氏的傳奇和『程氏墨苑』等插圖，精工秀麗，有類盛唐的人物畫。胡曰從亦是徽人，流寓金陵，創作彩色版畫，是中國版畫史上空前的高超的作品：他的『十竹齋畫譜』和『十竹齋篆譜』足以代表晚明封建地主的藝術欣賞力的最高峰。滿洲人的入關，並沒有打亂了這個悠久的藝術傳統。項聖謨、張風、程邃、張學曾、蕭雲從、王時敏、王鑑、王翬、王原祁、惲壽平、禹之鼎、黃鼎、陳書、高鳳翰、張宗蒼、李鱣、沈銓、黃慎、上官周、華嵒、鄒一桂、金農、鄭燮、錢載、董邦達、金廷標、袁江、袁耀、羅聘、錢維城、錢杜、改琦、湯貽汾、費丹旭、戴熙、任薰、趙之謙諸人，或為皇家供奉，或自寫性靈，都還逃不出宋、元、明的傳統。但明末遺民像弘仁、傅山、龔賢、髡殘、道濟、朱耷等，却寄悲憤於畫幅，自有其枯瘦奔放的作風。雕塑藝術仍陷在小型作品的泥塘裏不能自拔。磁器却有了更好的發展。琺瑯彩的出現，是把過去的製磁技術更高了一步。『畫琺瑯』的製作，也突破了明代景泰藍的繁瑣的作風。其他漆器、刺繡、緞絲等等，都還保持着相當的水準。但木刻畫除了清初的作品之外，漸漸的成為庸俗的東西。只有乾隆時蘇州桃花塢所刻的，有着特殊的凹凸畫的趣味，道光及以後廣東的木刻家還有較好的作品。

這裏只是極簡略的敘述著我們偉大的藝術傳統的歷史。底下想大致的依照著年代的先後，地域的不同，或種類的分別，作比較詳細些的評介，主要是附入若干『插圖』。用文字來說明，往往不如以圖片來說明，可以更直接、更容易的令人了解。圖、文互相發明，是必要的。

只是一部極簡略的『入門』的東西，只是粗枝大葉的介紹若干最重要的偉大的祖國藝術傳統，但已足夠說明我們祖國的藝術是有着怎樣偉大，悠久、健全、光榮的傳統了。

所不能不痛切的感到的是過去的『藝術』是被封建帝王和地主們、買辦資本家們，以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學者們所封鎖的。無數的最可誇耀、最可寶貴的藝術品永遠不能給一般人民所見到。它們被禁錮於深宮大宅之中，被塵封於學者們的書齋之中。它們只是被特定的一部分人所摩挲、玩賞。再者，我們過去的學者們只是注重『文字』，很少想到把實物來說明問題，這個『文字障』，便也把無數的藝術品埋沒了，使之不見天日。等到人民政權建立，人民可以有權利享受祖國的偉大的藝術傳統的作品的時候，而大部分的藝術品却已為蔣匪所盜運，或為各帝國主義者所掠奪而去了！幸而在晚清之季，因為新印刷術的發展，有一部分寶物會被介紹出來，被保留在圖譜裏。這些圖譜，有的是很謹慎小心的著作，有的却是泥沙雜下，真贗不分的要不得的東西，甚至像上海施某所印的磁器譜，香港某人所印的玉器譜，全書所收，無一不是贗品，閱之，令人氣塞！這裏所引用的圖片，是經過慎重的選擇的。去偽存真，才能見出我們偉大的藝術傳統的真實面貌。

說到這裏，我們更不能不心痛欲裂，悲憤萬分！在這裏印出的大部的圖片，其實物是藏在各帝國主義者的博物院裏的呢！五十多年來，全國各地出土的許多藝術品，以及私家所收藏的繪畫，其中最為精美的、最重要的皆為帝國主義者們所掠取。新疆的文物，成為英、德、日和帝俄的劫奪的目標。勒柯克（Le Coq）和古倫魏特爾（Grünwedel）所運走的高昌、庫車的壁畫，斯坦因（Stein）所取去的木簡及其他文物，橘瑞超所盜竊的壁畫、文書等，都是驚心動魄的東西。敦煌千佛洞被王道士盜賣給斯坦因、伯希和（Pelliot）的古代刺繡和繪畫，是赫赫有名的我國中古藝術的珍品。『女史箴圖卷』是英國在英法聯軍之役從圓明園掠劫而去的。長沙出土的中國最古的『繪畫』是被美帝國主義者的文化間諜柯克斯（Cox）以欺騙的手段奪走的。端方的所藏，差不多都入了美帝國主義者的博物院裏。河南、平原、陝西各省所出土的最精美的最重要的銅器、玉器以及三彩陶俑等等，也都入了美、日、英、法帝國主義者的公私庫藏裏去。河北鉅鹿出土的最好的北宋時代的民間磁器也在他們的公私庫房裏。是他們博物院裏的可誇耀的收藏品，但却是我們不可磨滅的恥辱的紀念物！我們選印着這些文物，或藝術作品的圖片的時候，不能不心痛欲裂，悲憤萬分！

我們敘述這樣的一部中國藝術的簡史的時候，時時雙眼都湧現着淚珠，不由得不更增強了對帝國主義者侵略的反抗與憎怒，不由得不更加深了對祖國的熱愛。讀者們讀着這書的時候，也一定會有同樣的感情的。

熱愛祖國的偉大的藝術傳統，也就是熱愛祖國，也就在進行著愛國主義的教育。

鄭振鐸 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三日寫

偉大的藝術傳統圖錄目次

第一輯 古代

第二十七圖 羊形器足

第二十八圖 機尊

圖版第九 汲縣出土水陸交戰圖鑑

第二十九圖 水陸交戰圖鑑

第三十圖 同上鑑紋之撫繪

圖版第十 金銀錯動物文劍

第三十一圖 金銀錯動物文劍

圖版第十一 長沙出土木俑

第三十二圖 長沙出土武士俑

圖版第十二 長沙出土二木男俑頭部

第三十三圖 長沙出土二木男俑頭部

圖版第十三 安陽出土石雕刻

第三十四圖 晚周帛畫

圖版第十四 大理石雕人像

第五圖 大理石雕鳩鳥

第六圖 大理石雕蛙

第七圖 大石磬

第八圖 大理石雕人像

第九圖 大克鼎

第十圖 大盂鼎

第十一圖 大克鼎

第十二圖 大克鼎

第十三圖 大石磬

第十四圖 大理石雕人像

第十五圖 大孟鼎

第十六圖 大克鼎

第十七圖 洛陽金村出土金銀錯壺

第十八圖 洛陽金村出土金銀錯敦

圖版第五 周代銅器(三)[原色版]

第十九圖 特獵文壺之一

第二十圖 特獵文壺之二

第二十一圖 金銀錯特獵文鏡

第二十二圖 機尊

圖版第七 新鄭出土銅器

第二十三圖 立鶴壺

第二十四圖 虎龍文壺

第二十五圖 虎形兜觥

圖版第八 漢源出土銅器

第二十六圖 羅文段

第二輯 兩漢三國

第二十七圖 羊形器足

第二十八圖 機尊

圖版第一 霽去病墓石雕刻

第一圖 馬踏匈奴石像

第二圖 馬踏匈奴石像

圖版第二 石虎

第三圖 石虎

第四圖 石馬

第五圖 石馬

圖版第三 君車畫象石

第六圖 武氏後石室第三石

圖版第四 孝堂山石室西壁下層畫象一部

第七圖 孝堂山畫象一部

圖版第五 山東出土漢畫象石

第八圖 山東出土漢畫象石

第九圖 遼陽漢墓壁畫(一)

第十圖 遼陽漢墓壁畫(二)

圖版第六 遼陽漢墓壁畫(一)[原色版]

圖版第七 遼陽漢墓壁畫(二)

圖版第八 朝鮮樂浪彩篋蒙出土彩篋邊緣彩畫人物圖

第十一至十七圖 朝鮮樂浪彩篋蒙出土彩篋邊緣彩畫人物圖

圖版第九 漢代陶俑(一)

第十八圖 漢陶女俑立像

圖版第十 漢代陶俑(二)

第二十至二十三圖 漢代陶俑(三)

圖版第十一 漢代陶俑(三)

第二十四圖 陶庖丁俑

圖版第十二 漢代銅器及漆器

第二十五圖 陶立男俑二具

圖版第十三 六朝陶俑(一)

第二十六圖 陶鳴二、陶犬一

圖版第十四 六朝金銅造像

第二十七圖 陶屋

圖版第十五 六朝女官俑

第二十八圖 鎏金銅耳壺

圖版第十六 六朝女立俑

第二十九圖 鎏金銅軒旋

圖版第十七 六朝陶俑(二)

第三十圖 漢雕蛟龍紋漆盤

圖版第一 北魏伎樂天「原色版」

第一圖 北魏伎樂天

圖版第二 雲崗石雕像

第二圖 雲崗石雕像

圖版第三 雲崗石雕菩薩像

第三圖 雲崗石雕菩薩像

圖版第四 雲崗佛頭

第四圖 雲崗佛頭

圖版第五 龍門賓陽洞供養人行列圖

第五圖 龍門賓陽洞男供養人行列圖

圖版第六 龍門賓陽洞女供養人行列圖

第六圖 龍門賓陽洞女供養人行列圖

圖版第七 龍門菩薩像

第七圖 龍門菩薩像

圖版第八 北魏浮雕侍女像

第八圖 北魏浮雕侍女像

圖版第九 北魏建義年造像碑

第九圖 北魏建義年造像碑

第九圖 北魏建義年造像碑

第十圖 北魏建義年造像碑的背面

圖版第九 魏造像碑一部

第十一圖 魏造像碑一部

圖版第十 北齊道教造像碑

第十二圖 北齊道教造像碑

圖版第十一 六朝鎏金銅造像

第十三圖 鎏金銅佛像

圖版第十二 六朝陶俑(一)

第十四圖 鎏金銅釋迦像

圖版第十三 六朝陶俑(二)

第十五圖 六朝女官俑

圖版第十四 六朝磁器及玻璃器

第十六圖 六朝女立俑

圖版第十五 六朝陶俑(一)

第十七圖 北朝駱駝俑

圖版第十六 六朝陶俑(二)

第十八圖 北朝陶馬俑一對

圖版第十七 六朝陶俑(三)

第十九圖 北朝騎馬俑

圖版第十八 六朝陶俑(四)

第二十圖 晉瓷穀倉

圖版第十九 六朝陶俑(五)

第二十一圖 景縣出土磁碗

圖版第二十 六朝陶俑(六)

第二十二圖 景縣出土玻璃器

圖版第二十一 六朝陶俑(七)

第二十三圖 晉瓷穀倉

圖版第二十二 六朝陶俑(八)

第二十四圖 晉瓷穀倉

圖版第二十三 六朝陶俑(九)

第二十五圖 晉瓷穀倉

圖版第二十四 六朝陶俑(十)

第二十六圖 晉瓷穀倉

圖版第二十五 六朝陶俑(十一)

第二十七圖 晉瓷穀倉

圖版第二十六 六朝陶俑(十二)

第二十八圖 晉瓷穀倉

圖版第二十七 六朝陶俑(十三)

第二十九圖 晉瓷穀倉

圖版第二十八 六朝陶俑(十四)

第三十圖 晉瓷穀倉

第四輯 隋唐五代一

圖版第一至第二 展子虔：遊春圖卷

第一圖 展子虔：遊春圖卷

圖版第三 隋菩薩石像頭部

第二圖 隋菩薩石像頭部

圖版第四 囹立本：歷代帝王圖卷「原色版」

第三圖 囹立本：歷代帝王圖卷

圖版第五至第七 囤立本：蕭翼賺蘭亭圖卷

第四圖 囤立本：蕭翼賺蘭亭圖卷

圖版第八 唐昭陵六駿

第五至第六圖 唐昭陵六駿

圖版第九至第十四 唐人：執扇仕女圖卷

第七圖 唐人：執扇仕女圖卷

圖版第十五

唐三彩陶盤及陶壺

- 第八圖 唐三彩釉雲文花陶盤
第九圖 唐藍彩釉寶相華文陶盤
第十圖 唐三彩釉雁花纹陶盤
第十一圖 唐三彩釉梅花文陶壺

第五輯 隋唐五代二

圖版第一至第二 蘆楞伽·羅漢圖

- 第一圖 蘆楞伽·羅漢圖

圖版第三 韓滉·文苑圖卷

- 第二圖 韓滉·文苑圖卷

圖版第四至第七 孫位·高逸圖卷

- 第三圖 孫位·高逸圖卷

圖版第八至第九 唐人·調琴啜茗圖卷

- 第四圖 唐人·調琴啜茗圖卷

圖版第十 唐石雕佛像

- 第五圖 唐石雕菩薩像
第六圖 唐石雕釋迦像

圖版第十一 唐石雕佛像手部

- 第七圖 唐石雕佛像手部

圖版第十二 唐夾紵佛像

- 第八圖 唐夾紵佛像

圖版第十三 唐女俑 [原色版]

- 第九圖 唐女俑

圖版第十四 唐鏡及銀盤

- 第十圖 唐嵌螺鈿花鳥文鏡
第十一圖 唐銀平脫花草文鏡
第十二圖 唐花鳥文入曲花形銀盤
第十三圖 唐人物畫像四瓣花形銀盤

第六輯 宋遼金一

圖版第一 郭熙·溪山雪霽圖卷

- 第一圖 郭熙·溪山雪霽圖卷

圖版第二至第四 許道寧·漁父圖卷

第二圖 許道寧·漁父圖卷

圖版第五 遼東陵內山水壁畫 [原色版]

第三圖 遼東陵內山水壁畫

圖版第六 劉宋·落花游魚圖卷

第四圖 劉宋·落花游魚圖卷

圖版第七 宋徽宗·聽琴圖軸

第五圖 宋徽宗·聽琴圖軸

圖版第八 宋徽宗·錦雞芙蓉圖軸

第六圖 宋徽宗·錦雞芙蓉圖軸

圖版第九至第十五 王銖·漁村小雪圖卷

第七圖 王銖·漁村小雪圖卷

第七輯 宋遼金二

圖版第一 蘇漢臣·百子嬉春圖

圖版第二 馬興祖·疏荷沙鳥圖

圖版第三 馬和之·赤壁圖卷

圖版第四 馬遠·踏歌圖軸

第五圖 馬遠·踏歌圖軸

圖版第五至第七 夏珪·山水卷

第六圖 夏珪·山水卷

圖版第八至第九 李嵩·貨郎圖卷

第七圖 李嵩·貨郎圖卷

圖版第十至第十一 龔開·中山出遊圖卷

第八圖 龔開·中山出遊圖卷

圖版第十二 宋人墓顧愷之斬琴圖卷

第九圖 宋人墓顧愷之斬琴圖卷

圖版第十三 宋磁器(一) [原色版]

第十圖 宋定窯皿

第十一圖 宋青磁茶壺

第十二圖 紅綠彩畫花草碗

圖版第十四 宋磁器(二)

第十三圖 黑彩魚文大瓷瓶
第十四圖 雕釉花卉瓷瓶

第十五圖 美人圖瓷枕

圖版第十五 宋緞絲羣仙祝壽圖
第十六圖 宋緞絲羣仙祝壽圖

第八輯 元代

圖版第一 錢選：歸去來辭圖卷

第一圖 錢選：歸去來辭圖卷

圖版第二 劉元：夢蘇小圖卷

第二圖 劉元：夢蘇小圖卷

圖版第三 趙孟頫：秋郊飲馬圖卷

第三圖 趙孟頫：秋郊飲馬圖卷

圖版第四 王振鵬：鬼母揭鉢圖卷

第四圖 王振鵬：鬼母揭鉢圖卷

圖版第五 趙雍：挾彈遊騎圖軸

第五圖 趙雍：挾彈遊騎圖軸

圖版第六 黃公望：九峰雪霽圖軸

第六圖 黃公望：九峰雪霽圖軸

圖版第七 王蒙：青卞隱居圖軸

第七圖 王蒙：青卞隱居圖軸

圖版第八 倪瓈：幽磽寒松圖

第八圖 倪瓈：幽磽寒松圖

圖版第九 吳鎮：高節凌雲圖軸

第九圖 吳鎮：高節凌雲圖軸

圖版第十 朱德潤：松崖浮艇圖

第十圖 朱德潤：松崖浮艇圖

圖版第十一 方從義：雲山圖

第十一圖 方從義：雲山圖

圖版第十二 元刻絲繩迦牟尼像軸

第十二圖 元刻絲繩迦牟尼像軸

〔原色版〕

第九輯 明代上

圖版第一 馬琬：暮雲詩意圖軸

第一圖 馬琬：暮雲詩意圖軸

圖版第二 王冕：墨梅圖

第二圖 王冕：墨梅圖

圖版第三 王紱：鳳城錢詠圖軸

第三圖 王紱：鳳城錢詠圖軸

圖版第四 戴進：仿燕文貴山水軸

第四圖 戴進：仿燕文貴山水軸

圖版第五 呂紀：水鷺圖軸

第五圖 呂紀：水鷺圖軸

圖版第六 周臣：北溟圖卷

第六圖 周臣：北溟圖卷

圖版第七 吳偉：芝仙圖軸

第七圖 吳偉：芝仙圖軸

圖版第八 沈周：東原圖卷

第八圖 沈周：東原圖卷

圖版第九 唐寅：孟蜀宮妓圖軸

第九圖 唐寅：孟蜀宮妓圖軸

圖版第十 唐寅：草閣晚涼圖軸

第十圖 唐寅：草閣晚涼圖軸

圖版第十一 仇英：春夜宴桃李園圖軸

第十一圖 仇英：春夜宴桃李園圖軸

圖版第十二 文徵明：夏日閒居圖軸

第十二圖 文徵明：夏日閒居圖軸

〔原色版〕

第十輯 明代下

圖版第一 陸治：種菊圖軸

第一圖 陸治：種菊圖軸

圖版第二 文伯仁：都門柳色圖軸

第二圖 文伯仁：都門柳色圖軸

圖版第三 丁雲鵬：待朝圖軸

第三圖 丁雲鵬：待朝圖軸

- 圖版第四** 董其昌：秋興八景冊
第四圖 董其昌：秋興八景冊
- 圖版第五** 項聖謨：蒲蝶圖軸
第五圖 項聖謨：蒲蝶圖軸
- 圖版第六** 崔子忠：蘇軾留帶圖軸
第六圖 崔子忠：蘇軾留帶圖軸
- 圖版第七至第八** 陳洪綬：香山四樂圖卷
第七圖 陳洪綬：香山四樂圖卷
- 圖版第九** 曾鲸：王時敏像軸
第八圖 曾鲸：王時敏像軸
- 圖版第十** 明代的刺繡（一）
第九圖 顧希孟繡芙蓉翠鳥圖
- 圖版第十一** 明代的刺繡（二）
第十圖 顧繡洗馬圖
- 圖版第十二** 明代的磁器（一）[原色版]
第十一圖 宣德窯紅魚高足杯
- 圖版第十三** 明代的磁器（二）
第十七圖 永樂窯白磁碗
第十八圖 宣德窯梅雀文碗
第十九圖 成化窯青花鬥彩鷄杯一對
第二十圖 萬曆窯花鳥文玲瓏盒
第二十一圖 晚明雕磁雙龍搶珠文瓶
第二十二圖 明磁枕
第二十三圖 明建窯白磁羅漢像
- 圖版第一** 吳之鼎：王漁洋踏雪尋梅圖卷
第一圖 吳之鼎：王漁洋踏雪尋梅圖卷
- 圖版第二** 袁江：出峽圖軸
第二圖 袁江：出峽圖軸
- 圖版第三** 華嵒：種菊圖軸
第三圖 華嵒：種菊圖軸
- 圖版第四** 金農：三絕冊
第四圖 金農：三絕冊
- 圖版第五** 鄭燮：芝蘭全性軸
第五圖 鄭燮：芝蘭全性軸
- 圖版第六** 羅聘：人物軸
第六圖 羅聘：人物軸
- 圖版第三** 龔賢：山水冊
第三圖 龔賢：山水冊
- 圖版第四** 髮殘：層巒疊翠圖軸
第四圖 髮殘：層巒疊翠圖軸
- 圖版第五** 道濟：廬山遊覽圖軸
第五圖 道濟：廬山遊覽圖軸
- 圖版第六** 王時敏：山水軸
第六圖 王時敏：山水軸
- 圖版第七** 王鑑：雲壑松陰圖軸
第七圖 王鑑：雲壑松陰圖軸
- 圖版第八** 蕭雲從：太平山水詩畫
第八圖 蕭雲從：太平山水詩畫
- 圖版第九** 王翬：種松軒寫山水軸
第九圖 王翬：種松軒寫山水軸
- 圖版第十** 王原祁：河岳凝暉圖軸
第十圖 王原祁：河岳凝暉圖軸
- 圖版第十一** 恽格：國香春露圖軸
第十一圖 恽格：國香春露圖軸
- 圖版第十二** 吳歷：消夏圖卷
第十二圖 吳歷：消夏圖卷
- 圖版第十三** 朱耷：花鳥冊
第二圖 朱耷：花鳥冊

第六圖

羅聘：人物軸

圖版第七

改琦：綠珠小像軸

第七圖

改琦：綠珠小像軸

圖版第八

錢杜：燕園圖冊

第八圖

錢杜：燕園圖冊

圖版第九

戴熙：松溪訪隱圖卷

第九圖

戴熙：松溪訪隱圖卷

圖版第十

乾隆刻絲：李白夜宴桃李園圖軸（部分）

第十圖

乾隆刻絲：李白夜宴桃李園圖軸（部分）

圖版第十一

顧繡：桂子天香圖軸

第十一圖

顧繡：桂子天香圖軸

圖版第十二

清代的磁器「原色版」

第十二圖

康熙五彩盤

第十三圖

康熙墨地五彩瓶

第十四圖

雍正古月軒粉彩梅竹文盤

第十五圖

乾隆粉彩葵花文小瓶

第十六圖

乾隆粉彩花石羊文碗

偉大的藝術傳統圖錄

第一輯（古代）說明

這一輯所收的，上從新石器時代的彩陶，下迄晚周時代楚民族的繪畫；其中有一部分的藝術作品是第一次才為我們所知、所見的。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祖國最早期的優秀的代表作。我們偉大的藝術傳統，是從一開頭便顯示出光芒萬丈的雄健的氣象的。

圖版第一 甘肅出土彩陶

第一至第六圖 甘肅出土彩陶。（中國在新石器時代的晚期，曾經產生過一種異常優秀的彩陶工藝。我們稱這一時期為「彩陶文化時代」。其流行區域，據今日所已知者，為河南、山西、陝西、甘肅、新疆、熱河和遼寧一帶；也許實際的流行區域還要廣大些。這裏所選印的六器，都是甘肅出土的。）

圖版第二 殷代銅器

第七圖 鳥鈕蓋鑿饕餮文方卣。★第八圖 象首鑿饕餮文兕觥。★第九圖 犀首鑿饕餮文大爵。★第十圖 鷄卣。（殷代的銅器，曾經大量出土。其器上鑄造的圖案，主要是以動物的形態圖案化了的，且相當的有繁瑣的傾向。但有時也相當的有寫實的傾向，亦可注意。）

圖版第三 安陽出土石雕刻

第十一圖 大理石雕鳩鳥。★第十二圖 大理石雕蛙。★第十三圖 大石磬。★第十四圖 大理石雕人像。（立像的雕刻上仍刻以圖案，是一特點。又大石磬上所刻的虎紋，已有寫實的傾向，亦可注意。）

圖版第四 周代銅器（一）

第十五圖 大孟鼎。★第十六圖 大克鼎。（這兩個鼎，體積都很大，大孟鼎重二百五十斤，大克鼎重三百斤，都是西周的重器。清末出土。）

★第十七圖 洛陽金村出土金銀錯壺。★第十八圖 洛陽金村出土金銀錯敦。（這二器是金村出土的金銀錯的銅器中的代表作。金銀錯嵌的銅器的出現，說明了戰國時代鑄造術的如何進步與精工。）

圖版第五 周代銅器（二）

第十九圖 狩獵文壺之一。★第二十圖 狩獵文壺之二。（銅器上刻劃人物圖象的，以晚周時代流行的狩獵文壺為始祖。在這裏，我們見到了漢代畫象石的來源。）

圖版第六 新鄭出土銅器

第二十一圖 金銀錯狩獵文鏡。（這是洛陽金村韓君墓出土的最精美的金銀錯銅器之一，鏤嵌之工，至為精細；實為我國古代鑄造術中的最優秀的代表作。）★第二十二圖 犧尊。（這也通體金銀錯的，高九寸四分，長一尺三寸二分。出土地不明。牛形，體肥大，四足短，而缺角。形製古拙，當為周代之物。或疑為後代的擬作，是不可靠的。）

圖版第七 漢代銅器

第二十三圖 立鶴壺。★二十四圖 鬱龍文壺。★二十五圖 虎形兕觥。（新鄭銅器，現大部皆藏於國內。立鶴壺最為奇特。）

圖版第八 漢源出土銅器

第二十六圖 藝文殷。★第二十七圖 羊形器足。★第二十八圖 犧尊。（以上均為漢源李峪村出土銅器。）

圖版第九 汲縣出土水陸交戰圖鑑

第二十九圖 水陸交戰圖鑑。★第三十圖 全上鑄紋之撫繪。（此鑑高約三十公分，口徑約五十四公分，為前中央研究院在汲縣山彪鎮發掘周墓時所出土。鑄紋為黃銅所鑄，嵌入鑄體。這也足以表明晚周的藝術傾向于寫實作風的一個例子。）

圖版第十 金銀錯動物文劍

第三十一圖 金銀錯動物文劍。（此劍出土地不明，為晚周鑄造物，雙面均有金銀錯動物文；一面為鹿、野猪、熊、獵狗、兔、龍、飛鳥等動物：一面為鹿、熊、牛、鳳、虎、鬥牛及飛鳥等動物。其中獵狗與鬥牛的姿態最為靈活生動，是這時代寫實作品中優秀的代表作。）

圖版第十一 長沙出土木俑

第三十二圖 長沙出土武士俑。★第三十三圖 長沙出土二木男俑頭部。（近十多年來，長沙的晚周墓及漢墓大批的被盜掘出土的木俑及漆器等物極多。上二圖中的木俑，是其中的代表作。面貌栩栩如生，可見出楚民族的英勇的風姿。）

圖版第十二 晚周帛畫

第三十四圖 晚周帛畫。（這幅帛畫是一九四九年春天在長沙東南郊陳家大山周塚內發現的。高約三十公分，寬約二十分。用墨筆畫一個細腰的女子像，像上有「鳳」龍，龍似未完工。女子的姿態，和同一地區出土的許多楚民族的木女俑屬於同一類型。[見下圖]古云：「楚王好細腰」，由這幅女子像上也可看出東細腰的風氣在楚地是很流行的。）



THE GREAT HERITAGES OF CHINESE ART

ILLUSTRATIVE PLATES

CAPTIONS FOR THE FIRST SET

(Ancient Times)

The contents of this set range from the painted pottery of the Neolithic age to the paintings of the Ch'u people of the last period of the Chou dynasty. Some of these works of art have just come to our knowledge for the first time. Here we can see some excellent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the earliest eras of China. The great heritages of Chinese art have manifested their brilliant and virile qualities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PLATE I. PAINTED POTTERY UNEARTHED IN KANSU PROVINCE

Fig. 1—Fig. 6: Painted Pottery Unearthed in Kansu Province

At the latter stage of the Neolithic age there emerged in China a kind of painted pottery of exquisite workmanship. We call this period the "Era of Painted Pottery Culture." So far as we know today, the region where this kind of pottery was widely in use, included Honan, Shansi, Shensi, Kansu, Sinkiang, Jehol, Liaoning, and perhaps an even larger area. All the six pieces shown here were unearthed in Kansu.

PLATE II. BRONZE VESSELS OF THE YIN DYNASTY

Fig. 7: *Yu*, Square Vessel for Holding Wine with a Loop Cover, a Birdshaped Knob and a Phoenix-and-Orge-mask Pattern

Fig. 8: *Huang*, Drinking Cup in the Shape of an Elephant's Head with an Ogre-mask Pattern

Fig. 9: *Chüeh*, Drinking Cup in the Shape of a Bovine Head with an Ogre-mask Pattern

Fig. 10: *Yu*, Vessel for Holding Wine in the Shape of a Cock

Bronze vessels of the Yin dynasty were unearthed in great quantities. The patterns on the vessels are mainly modelled after the shapes of animals, showing a tendency of moderate complexity. Sometimes they possess, however, a realistic touch as can be seen here from the cover with a bird-shaped knob and from the vessels in the shape of an elephant's head or a cock.

PLATE III. STONE SCULPTURES UNEARTHED IN ANYANG

Fig. 11: "Owl" in Marble

Fig. 12: "Frog" in Marble

Fig. 13: Big Stone Musical Instrument

Fig. 14: Statue in Marble

It is characteristic of the statue that it has designs carved on its body. It should also be noted that the tiger's stripes engraved on the stone musical instrument already show a realistic tendency.

PLATE IV. BRONZE VESSELS OF THE CHOU DYNASTY (I)

Fig. 15: Big Cooking Tripod Made by Yü* (1)

Fig. 16: Big Cooking Tripod Made by K'o† (2)

These two tripods are massive. The one made by K'o weighs 300 catties and the other made by Yü, 250 catties; both are priceless treasures of the Chou dynasty. They were unearthed in the last period of the Ch'ing (Manchu) dynasty.

Fig. 17: *Hu*, Jug Inlaid with Gold and Silver, Unearthed in Chin Village of Loyang, Honan Province

Fig. 18: *Tui*, Food Container Inlaid with Gold and Silver, Unearthed in Chin Village of Loyang, Honan Province

The above two vessels ar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metal works of art unearthed in Chin Village. The discovery of the bronze vessels inlaid with gold and silver reveals the advanced and elaborate technique of casting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Warring States.

PLATE V. BRONZE VESSELS OF THE CHOU DYNASTY (II)

Fig. 19: *Hu*, Pot Carved with Hunting Figures (1)

Fig. 20: *Hu*, Pot Carved with Hunting Figures (2)

Bronze vessels carved with figures of men and animals originated from the pots with hunting figures popular in the last period of the Chou dynasty. Here we find the origin of the bas-relief of the Han period.

PLATE VI. BRONZE VESSELS OF THE CHOU DYNASTY (III)

Fig. 21: Mirror with Hunting Figures, Inlaid with Gold and Silver (Plate in Colour)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exquisite bronze vessels inlaid with gold and silver unearthed from a royal tomb at Chin Village of Loyang. Bearing perfectly exquisite marquetry, it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most excellent specimen of Chinese casting in ancient times.

Fig. 22: *Hsi Tsun*, Bovine Pitcher (Plate in Colour)

Height: 31.3 cm.; length: 43 cm. The pitcher is inlaid with gold and silver. Where it was unearthed is not yet known. It looks like an ox with a bulky body and four short legs, but with no horns. In view of its archaic style it is considered a product of the last period of the Chou dynasty.

PLATE VII. BRONZE VESSELS UNEARTHED IN HSINGCHENG OF HONAN PROVINCE

- Fig. 23: Pot with a Standing Stork
- Fig. 24: *Lei*, Wine Jar with the Pattern of Dragons
- Fig. 25: *Huang*, Cup in the Shape of a Tiger

PLATE VIII. BRONZE VESSELS UNEARTHED IN HUNYUAN

- Fig. 26: Vessel with the Pattern of Dragons
- Fig. 27: Vessel in the Shape of a Sheep
- Fig. 28: *Hsi Tsun*, Bovine Pitcher or Ceremonial Vessel

PLATE IX. BRONZE BASIN (*CHIEN*) WITH THE PATTERN OF A BATTLE ON LAND AND WATER, UNEARTHED IN CHIHSIEN

- Fig. 29: Bronze Basin with the Pattern of a Battle on Land and Water
- Fig. 30: Copy of the Pattern on the Above Basin

This basin, about 30 cm. high and with a diameter of 50 cm. at its mouth, was unearthed by the Academia Sinica in the course of excavating a tomb of the Chou dynasty at Shanpiao Village of Chihsien. The inlaid brass pattern indicates that the art of the last period of the Chou dynasty was developing towards realism.

PLATE X. SWORD WITH PATTERNS OF ANIMALS, INLAID WITH GOLD AND SILVER

- Fig. 31: Sword with Patterns of Animals, Inlaid with Gold and Silver

Where the sword was unearthed is not known. It was cast in the last period of the Chou dynasty and inlaid with patterns of animals on either side—the patterns of deer, boars, bears, hunting dogs, rabbits, dragons, and flying birds on one side, and those of deer, bears, oxen, phoenixes, tigers, fighting bulls, and flying birds on the other. The most vivid and lifelike of these patterns are those of the hunting dogs and fighting bulls. They are considered to be excellent examples of the realistic style in that period.

PLATE XI. WOODEN BURIAL STATUETTES UNEARTHED IN CHANGSHA, HUNAN PROVINCE

- Fig. 32: Wooden Burial Statuette of a Warrior Unearthed in Changsha
- Fig. 33: Two Heads of Wooden Burial Statuettes Unearthed in Changsha

In the past ten years, a great number of tombs of the last period of the Chou and the Han dynasty were excavated; and many wooden burial statuettes or figurines and lacquer wares were found.

PLATE XII. PAINTING ON SILK OF THE LAST PERIOD OF THE CHOU DYNAS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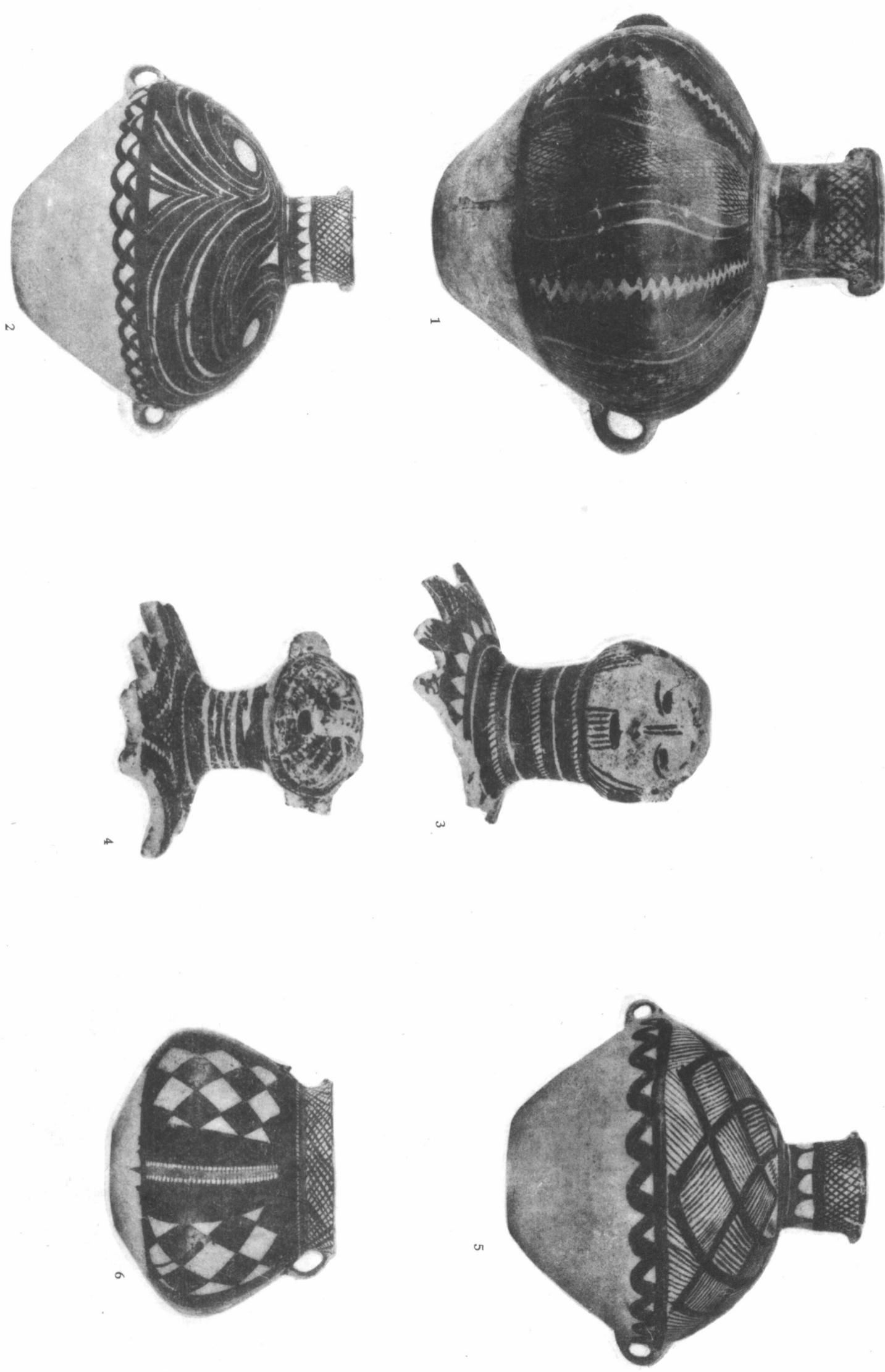
- Fig. 34: Painting on Silk of the Last Period of the Chou Dynasty

In the spring of 1949, this painting was found in a tomb of the Chou period, at Mt. Ch'enchia in the southeastern suburbs of Changsha, Hunan Province. About 30 cm. long and 20 cm. wide, this is a hair-pencil portrait of a lady having a slender waist together with a phoenix and a dragon. It seems that the finishing touches for the dragon were left undone. The pose of the lady is similar to those of the wooden women statuettes of the Ch'u people. As an ancient saying has it, "The king of Ch'u likes women with slender waists." From this painting we may gather that the fashion of slim waist was in vogue among women in the State of Ch'u during that period.

* Yü, a noble in the Chou dynasty.

† K'o, a chef in the court of the Chou dynasty.

第一輯 圖版第一 (I) 甘肅出土彩陶





7



9



8



10

第一輯 圖版第二 (II) 殷代銅器